

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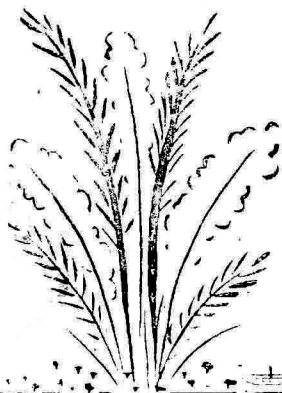
王獨清著

新鐘書局
發行

新鐘創作叢刊

此 如

王獨清著



新鐘書局出版

前 記

因爲自己對於一向寫的文字並不怎樣愛惜，而特別是應時寫出來的雜文更是不願存稿，所以，出這一類的文集，總是在請朋友替我編纂的。

這書不消說也是這樣。

將朋友集攏來的這些文字看了一遍，照例是自己看自己底舊作的老毛病，覺得不過如此。

但是，既沒有辦法從新寫過，卻也只好隨牠如此了。

獨清。

目次

前記

帝俄時代底社會學之社會背境.....	1
創造社與中國文化過程.....	15
要製作大衆文藝.....	29
我與法郎士的會晤.....	32
“自選集”序.....	39
“貂蟬”世界語譯本序.....	44
因梅蘭芳想到鄧肯.....	47

關於詩人的秋瑾·····	52
歌德在自然科學上的貢獻·····	56
說創作不振·····	63
文齊底生平·····	67
談喬治桑·····	86
說大衆語·····	92
我和魏爾冷·····	98
關於但丁“新生”·····	104
記摩南·····	108
一筆賤·····	119
意大利現代文學解剖·····	127
我曾經怎樣創作詩歌·····	143
自述·····	148
另起爐竈·····	152

帝俄時代底社會學之社會背境

(講 演)

今天我是被拖着來演講的。我被派的講題是“帝俄時代底社會學之社會背境”，可是這卻只能簡單地講。

在俄國帝政時代，首先把法國與英國底自由思想導入俄國社會的，不能不算加德林二世。這位文明的專制女王曾以嗜好法國“百科辭書派”(Encyclopediste)自命，她甚至還要把狄德斐 (Dide-

rot) 聘至俄國。這便給當時俄國底智識青年開了風氣：一般對於西歐思想底輸入，便幾乎成了瘋狂的狀態。除了法國與英國底自由思想以外，德國底理想主義還成了俄國上層社會精神上的時髦裝飾。這結果是有了空前的結社運動。當時在莫斯科，出名的人物是諾維哥夫，他創作了俄國最初的民衆文學同時又建立了教育民衆的學校。而這時底新聞雜誌也是非常盛行，這可以說是俄國輿論的開端，同時是“開了歐洲窗子”後智的活動的黃金時代。

然而這時代卻不久便悲劇地完給了。因為法國大革命底浪潮引起了俄國民衆底叛亂，使得倡導自由思想的加德林二世一旦不能不改變她底態度。她突然設置了嚴厲的檢查官，許多雜誌著作都被禁止。並且連她自己著的“訓示”(“Nakazy”——內容完全是孟德斯鳩底“法意”的複寫)也都在被禁止之列。諾維哥夫被捕入獄，所有的結社都被解散。萊狄雪夫本是加德林御用的自由思想的

宣傳者，但是因爲著了“從莫斯科到彼德堡之紀行”一書，中間對於當時行政加了猛烈的非難，也遂遭了逮捕，還被放逐到西伯利亞。

爲了辯護這種行政上的變化，加德林曾發表了她底俄國人民特性的理論。她申說着俄國有特殊的地理氣候和特殊的地理環境，只有專制政治纔可以使國家繁榮。但是這理論並沒有得到人民底信服，在社會下層卻不斷地發生着一些主張極相反的團體。一直到十二月黨運動出現，纔算是人民終於把他們對於專制的態度明白地表示了出來。

十二月黨是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尼古拉一世卽位時所起的軍隊底叛亂。十二月黨主要的人物大部分都是軍隊階級，他們多是因爲參加拿破崙戰爭而親炙了法國自由思想的人，其中最大的思想家便是著“俄國及俄國人”的尼哥賴杜克涅夫。

尼哥賴杜克涅夫對於社會組織的見解可以說完全是私淑孟德斯鳩和亞丹士密斯的。不過他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家而是一個接近實際觀點的政

論者。他主張廢除農奴，改良裁判制度，進行代議制的地方政治以確立國民的憲法。在十二月黨中他算是起領導作用的重要份子之一，叛亂失敗後遂被長期放逐。

當時俄國人民所希望的是立憲政治底實現。亞歷山大一世也曾經唱過這樣的高調，但是因為起了拿破崙戰爭和所謂“神聖同盟”的成立，遂永遠失掉了下文。十二月黨起事的主要目的就是爲了這個。可是一經過這次的事變，尼古拉一世卻越發拿出鐵血主義的面孔來了。從此自由主義便連影子也被追放出俄國底領域以外：全國是實施起了更進一步的出版物檢查制度，就是官吏及大學教授也都要受極端嚴厲的言論上的箝制。

不消說知識階級是被逐出了實際的政治生活，不可能再有一步的自由活動了。這遂逼得一般前進份子相率埋頭於文學和哲學的創作與研究之中。當時莫斯科大學便成了學術的中心，思辯的精神籠罩了所有新的學術的討論和集會。德國底浪

漫主義哲學在這時享着一種極優越的頂禮。

於是，在這樣學術的空氣中，便發生了斯拉夫主義和西歐主義的兩種派別。

斯拉夫主義底產生便是在莫斯科大學，當時莫斯科是新生的國家主義底發源地，這一精神的刻印便蓋在了學術底身上來。所謂斯拉夫主義，實際還是德國浪漫主義哲學底支派，但是牠底理論卻又以“排外”爲主要的前提。這一派別顯然是和當時拿破崙戰爭後的國民意識有着血統的聯繫，不成問題是帶着有狹義的民族誇大的色彩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仍然是在莫斯科哲學家底集團裏面，又有一種相反的傾向：那便是認爲西歐底文化是有着不可磨滅的偉績，俄國應當盡量地挹取纔可以使本身底文化走向新的前途。這個便是所謂西歐主義。和斯拉夫主義一樣，最初的西歐主義僅僅是非政治的學術上的主張，可是到後來卻走上了政治，與斯拉夫主義的國家主義者作着不可調解的鬥爭。

斯拉夫主義可以說是黑格爾與希林格(Schelling)底直系弟子。斯拉夫主義者採取了黑格爾辯證的方法和黑格爾絕對理性的概念，但是不消說對於黑格爾所謂“世界精神”(Weltgeist)卻是不能得到同一的結論的。誇耀着本國民族把歐洲從拿破崙手中解放出來的這般哲學家，他們眼光中的西歐人民已經是著了不真實的顏色：他們認為西歐是已入了頹廢的狀態，所謂“世界精神”，所謂從希臘羅馬傳來的進化路程——如黑格爾所解釋——已到了盡頭，非從新轉移方向不可。而他們所謂轉移方向又正是指的俄國底斯拉夫民族，就是說，人類再生的啓蒙是要由斯拉夫人去掌握這一命運的。

就這樣創出了“西歐破滅論”，斯拉夫主義者誇張地說“科學藝術宗教的勝利正在西歐底廢墟之上等待着”他們。於是他們便搜求着俄國特有的事物以備可以轉換人類底生命。這種事物終於被他們搜求出來了。那便是俄國人底“希臘正教”“獨

裁政治”“農民間教會區底公產團體”。這三種特有的事物所得的解釋是：希臘正教不主重儀式，出於精神的結合，是人類唯一的宗教；獨裁政治產生於西歐政治的鬥爭以後（這是指拿破崙戰爭後“神聖同盟”所恢復的專制政治），是歷史的自然產物；教會區公產團體即是西歐底社會主義理想之實現。於是，這兒言外的結論是：人類必需宗教，立憲政治無用，革命是不必要的。

但是我們卻不能否認斯拉夫主義者之羣中也出了不少的人物。在尼古拉一世時斯拉夫主義確是供奉着形而上學的裸母，可是到了後來新斯拉夫主義出現，便一改了從前的態度。新斯拉夫主義者曾試用社會學與自然科學作為他們學說的基礎，企圖有一個新的發展。達尼來夫斯基便是其中代表的學者。

不過這學說一反映到政治上時便是極端的保守主義，同時也作了當時國家主義的保鏢。當時尼古拉一世底忠僕烏窪羅夫伯爵便將斯拉夫主義者

所尊重的俄國底三特點更變通爲另一形式。他在一八三三年發表的政見中曾說道：“我們底任務便是把自己所有的正教精神，獨裁主義精神以及國家主義精神統一起來以建設國民教育。”——這真是俄帝國主義底三位一體！但這還不算當時最反動的人物，當時著名的反動主義者卻還是波比杜諾切夫（一八二七——一九〇七）。他是亞歷山大二世底皇師，尼古拉二世卽位時的反動宣言便是由他起草的。

西歐主義底理論便恰是斯拉夫主義的一個南極。西歐主義者首先反對的便是俄國底神權政治，關於宗教的主張，他們是提倡奉行西歐底羅馬舊教，——這在當時算是一種進步的主張。他們本身也並不是羅馬底舊教徒，他們所以要這樣提倡的，是因為在他們看來，法國底文化便是舊教底產兒，爲了接收那產兒，便不能不和那母親結婚。主張這個最早的是加達耶夫，這算是三十年代西歐主義底代表者。

到了著名的柏林斯基，對於西歐思想的解釋卻就變了方向。他從文明的形而上學的解釋到了社會的實證論。他認為智識級階底第一任務是要先把民衆從悲慘狀態和愚昧狀態中解放出來。這結論是：當時底社會組織及政治組織都應當根本推翻。從這兒便產生出他底名言：“鬥爭是生命的必要條件，沒有鬥爭便沒有生命。”這影響了以後許多前進的智識份子，像赫爾慘，巴古寧，都是承繼這一思想的實行家。

尼古拉一世底極端專制主義終於從內部發生了崩潰。促成這一崩潰的事變便是與所謂“歐洲病夫”（尼古拉錫土耳其的綽號）以軍事相見的克里米亞的戰爭（Crimean War）。這失敗的結果便是亞歷山大二世即位時所發的“根本改革”的政見。

“解放”的聲浪突然普遍起來了。農民從農奴制度中解放，國民從國家中解放，婦人從家長權中解放，思想從傳統中解放……一切都得解放，解

放！——這聲浪激起了民衆對於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宗教上，凡百不合理的制度的鬥爭。於是便開展了一個新的時代。在這新的時代中，各派的社會學都以實證科學的原則而出現。其中主觀派是最占優勢的一種，而與此派對立的又有穩和的自由論以及主張準備走向空想的社會主義的漸進的改良論等等。但是終於政府被覺醒的輿論威脅得無可如何了，亞歷山大二世遂不能不於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署名於“解放條令”之上。這條令便是著名的解放五千二百萬農奴的條令。

然而這結果卻只給民衆底笑容上投了一層暗雲：解放的條件只是使大地主把土地讓給農民時得以提出不正當的高價而已。到頭這個著名的條令不過是維持大地主利益的護符。

農民是就這樣永遠陷於貧窮的命運，這必然地會引起反抗的運動的。赫爾慘本是當“解放條令”頒布的時候，曾在雜誌“鐘”上向皇帝說過“啊，基督啲，陛下是勝利了！”然而到這時也不能

不在外國首先發出反對的呼聲。巴古寧則更直接喚起了農民革命，車尼雪夫斯基也指導着國內智識階級開始政治鬥爭的工作。

這時便有所謂“大俄羅斯”秘密結社底出現。這結社是由勞働者，軍人以及在農民中宣傳的男女大學生組合而成的。比較“大俄羅斯”運動更急進的則有“土地與自由”秘密結社，這便是與一八六三年波蘭底叛亂有着直接關係的團體。這種活動——秘密結社——約分爲兩種派別：第一種是專作教育上的宣傳，第二種則主重直接行動。前者組織於一八六五年，手段是首先籌備公開的公共事業，如星期教育，自由圖畫館，公產結社等等。後者是由僑居外國的巴古寧以及在國內的一位流氓智識份子叫作奈蓋夫的所指導。這不成問題政府是會出以壓迫政策的，特別是學生卡拉作夫暗殺皇帝的計劃（一八六六年四月十六日）失敗以後更引起了政府底憤怒，許多的秘密結社都被破壞。

在這樣騷然的時代，車尼雪夫斯基不待說並

不是雅各賓主義的信仰者，但是卻也遭了犧牲。繼承他以指導俄國青年的便是虛無主義者的比沙賴夫。這是一個否定理想主義的哲學人物，他也雖然早死，但影響卻很不小。

繼承比沙賴夫的是拉喔羅夫。這便是有名的“黨底綱領”的起草者。所謂黨底綱領，即是他主張的鬥爭之二大原則：第一，對於神學的，形而上學的，宗教的人生觀的鬥爭；第二，對於勞働者的不勞消費的鬥爭。拉喔羅夫是一個戰士，但是也和巴古寧一樣，只是以破壞為唯一的目的而不主重戰略的運用，結果是民衆付了犧牲的代價而革命終遭了極悲慘的失敗。

直接行動的急進運動算是以一八八一年三月十三日亞歷山大二世之被暗殺為頂點。奈蓋夫於一八七〇年又再起作革命運動，他組織了名叫“民衆裁判”(Narodnaya Rasprava)的團體，以歷行極端的雅各賓主義為綱領。但因指導的態度失體，領導的地位成了問題，革命計劃也遂消滅得無影